

论我国加工贸易升级的内涵与路径

兰 勇, 杜红梅

(湖南农业大学 经管学院, 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 新形势下, 我国加工贸易升级的内涵应包括产业链升级、产业升级、地区升级、主体升级和培养产业集群 5 个方面。我国政府可以采用以下途径来实现这一升级: 制定明确的加工贸易产业政策; 鼓励国内企业技术创新; 鼓励跨国公司国内采购; 引导东部产业西移。

关键词: 加工贸易; 产业升级; 产业链升级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48(2006)07-0132-03

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继续发展加工贸易, 着力吸引跨国公司把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我国, 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精神为我国 20 年来爆炸式增长的加工贸易指明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同时意味着我国加工贸易将要步入一个重质量、重长远利益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我国加工贸易升级面临的困境

(1) 处于产业链低端, 增值率低。我国加工贸易从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起步, 目前这种现状得到一些改变, 但服装、纺织、机电零部件等低技术、低附加值产品仍然是出口主体。虽然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不断上升, 但也不能表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已处于有利地位, 因为真正体现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的先进技术和重要中间投入产品都是从国外进口, 我国从事的是产业链中附加值最低的劳动密集型环节。

(2) 关联度差, 产业升级难。我国大多数加工贸易只涉及简单加工组装, 不仅技术含量低, 而且中间产品没有实现国内替代, 主要依靠进口, 因此加工贸易规模的扩大对国内企业和地区的辐射力不强, 不能给国内企业提供市场机会, 也很难通过加工贸易带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有人提出我国已成为

“世界工厂”——即世界制造业中心, 如果不能解决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and 产业链升级问题, 这个“世界工厂”就只能是世界装配中心。

(3) 发展不平衡, 区域差距大。我国加工贸易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上海、江苏和山东, 这 5 个沿海省市加工贸易额合计占我国加工贸易和出口总额的 82.7% 和 82.8%, 其中仅广东就占全国加工贸易额的 1/2, 差距十分明显^[1]。由于加工贸易高度集中于东部地区, 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资金、劳动力、资源等生产要素均被东部地区吸走, 这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十分不利。外商直接投资绝大多数投向了东部沿海地区, 而在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很少, 这种局面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剧, 中西部失业问题严重。

(4) 外资主导, 产业主体结构不合理。外资企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重从 1990 年的 28.8% 提高到 2002 年的 75.3%, 2003 年则超过了 90%。这充分说明了外商投资企业目前已成为我国加工贸易发展^[2]的主导力量, 而国有企业仅居于次要地位, 我国原有的工业基础没有发挥作用, 严重阻碍了整个加工贸易的升级和国内配套的完善。目前我国国内企业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能力仍很薄弱, 主要

原因是国有企业经营机制不活, 无法适应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 私营企业发展加工贸易又缺乏资金和技术。

2 我国加工贸易升级的内涵

要解决以上问题, 必须进行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加工贸易升级的内涵包括 5 个方面: 产业链升级、产业升级、区域升级、主体升级和产业集群培养。

2.1 产业链升级

这里用台湾宏基集团董事长施振荣先生提出的微笑曲线来解释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链升级。如图 1, 产业链由“产品研发 零部件生产 组装 销售 品牌”五大环节组成^[3]。产品研发和品牌环节附加值最高, 零部件生产和销售环节次之, 组装环节附加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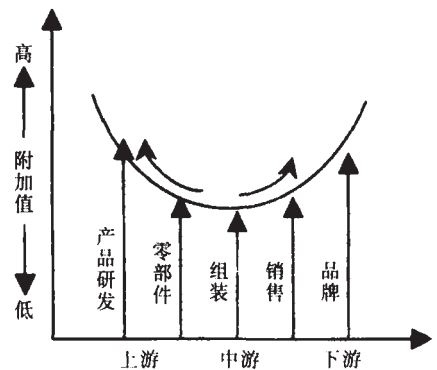


图 1 产业微笑曲线

收稿日期: 2005-08-16

作者简介: 兰勇(1977-), 男, 湖南岳阳人,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 中南大学商学院国际贸易硕士, 研究方向为跨国公司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

最低。品牌和研发往往具有垄断性,是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跨国公司通常为保持竞争优势而将这些环节限制在公司内部,同时为了集中优势资源,降低生产成本,将附加值低的组装环节转移到拥有丰富廉价劳动力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国以劳动力比较优势参与了附加值最低的组装环节。

如果我国加工贸易固守在加工组装环节,将会出现“贫困性”增长现象。因为加工组装没有技术含量,各发展中国家都想通过这一环节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加之我国是加工贸易大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量出口势必引起国际市场价格下降,附加值变得更低,这就会导致出口越多,收益越少的“谷贱伤农”现象,出现“贫困性”增长。如图2,产业链最低端变得更低,而两端变得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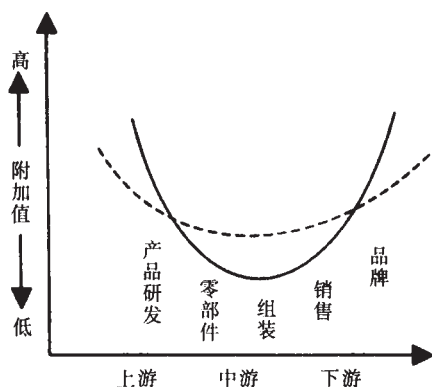


图2 产业微笑曲线的变化

我国加工贸易必须走“简单组装—复杂组装—零部件生产—产品研发—销售—自主品牌”的产业链升级道路(即图1显示的从中间向两端延伸)^[4]。但这一层次的升级必须正确认识两个问题:第一,制造业不等于制造,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品、鞋类、服装等的产业链中同样具有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品牌环节;劳动密集型产业不等于没有出路,况且我国剩余劳动力丰富的现实决定了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不能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只要我们坚持从产业链中间向两端升级,让高附加值的环节发生在国内,就不会出现“贫困性”增长现象。第二,高新技术产业并不等于高收益。高新技术产业链同样有劳动密集型环节,尽管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加工贸易不断增加,但固守在加工组装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并不会改变加工贸易的现状。因此,从劳动密集型环节嵌入跨国公司的全球价值链,以“边干边学”的方式沿着价值链上下游延伸,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我

品牌,完成产业“蜕变”,才是我国加工贸易的发展之路,才能改变加工贸易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无根性”,促进可持续发展。

2.2 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就是产业结构优化,不断降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加工贸易中的比例,增加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比例。用微笑曲线来描述,就是从产业链1跳跃到所有环节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2(如图3)。近年来我国加工贸易的产业结构改善仅仅意味着开始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链的最底端,沿着最底端向两边延伸的任务还很艰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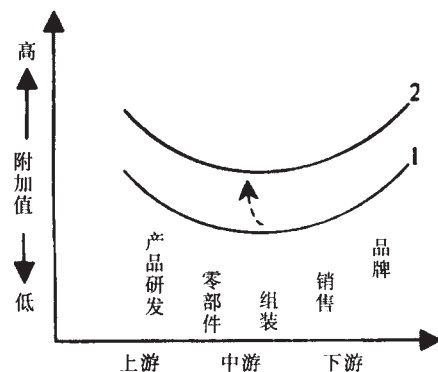


图3 产业微笑曲线的跳跃

国际产业转移有其规律,一般按劳动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再到高科技产业的次序转移,因此我国加工贸易要实现产业升级必须及时引导,特别是抓住当前以IT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转移的机遇,实现加工贸易向高新技术产品为主导的方向转变,从而推进我国工业化和信息化发展。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一些高科技产业在产品的研究开发阶段是技术密集型,到了第二、第三阶段,产品技术优势丧失而成为资本密集型,到了第四阶段则变成劳动密集型,符合我国资源要素禀赋。因此我们要敢于嵌入跨国公司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再推动产业链的升级,从而向自主

研发和品牌发展。

2.3 区域升级

小岛清的理论建立在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上,从日本国际产业转移的实践中总结出:FDI应该从具有相对劣势的产业开始,FDI接受国可以巩固该产业的相对优势。这种产业转移帮助重组劳动国际分工,以互补的形式创造和增加了国际贸易,并且因为相互间的技术差距更小,从边际产业和边际企业开始转移更容易和更具有效率(Kojima, 1982)。这一理论同样适合我国东西部之间的产业转移,因此我国东部应该将渐渐失去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这样既可以腾出资金和较高素质的劳动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又可以让中西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转移到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中来。

区域升级就是指加工贸易逐步向内地转移并逐步实现加工贸易区域间合理分工和多元化,这意味着中国经济更大范围地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我国加工贸易的区域升级包括两个方面(用微笑曲线展示如图4):一是东部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二是东部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东部加工贸易产业结构的提升主要考虑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西部也应该将产业提升建立在东部产业转移的基础上。而西部加工贸易的承接是否成功决定于以下几个因素:能否具备优良的投资环境和一定的产业基础;能否适应加工贸易的发展要求,转变政府职能;能否在考虑东部产业转移的基础上选择合理的主导产业;能否有效学习东部发展加工贸易的经验,结合西部的优劣势制定合理的加工贸易政策。

2.4 主体升级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应使加工贸易由外商投资企业为主导逐步向国有企业、私营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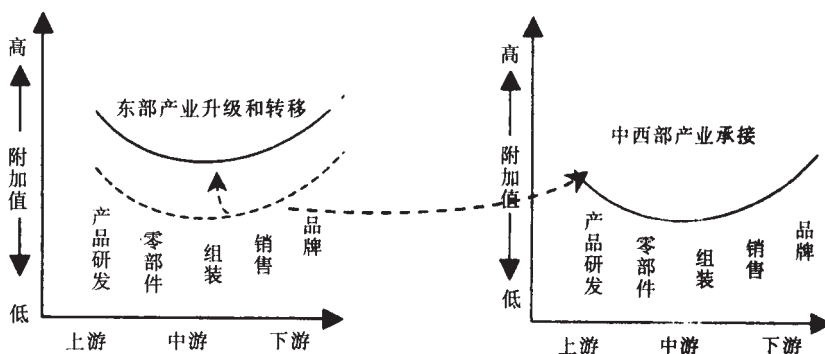


图4 产业微笑曲线的地区升级

业广泛参与的多极化方向发展,最终实现国内企业主导。因为外资企业全球配置资源和利润汇回母国的特性始终存在,随时都有向海外转移的可能,如果国内企业没有参与加工贸易的有效升级,我国运用加工贸易带动国内产业提升的目标就无法实现。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后,国内企业可以沿着“一般供应商—主要供应商—合同制造商—品牌领导者”的路径不断攀升,最终实现产业链的“蜕变”,成为加工贸易的主体。

我国深圳当地企业由于紧紧钳住跨国公司价值链并不断升级,目前涌现出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实现了企业由单一的贴牌生产(OEM)向自主研发和自主品牌转变,提高了附加值和竞争力。长城计算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最初与美国IBM公司建立合资企业为IBM生产配套产品,从中学到了世界领先技术,发展了自己的品牌——金长城计算机。目前,长城公司已成为计算机领域拥有自主产品开发和生产能力的国内一流企业^[9]。长城公司的发展说明我国企业可以利用加工贸易方式,从跨国公司价值链中间段向两端不断延伸,实现自主创新和拥有自有品牌。

2.5 培养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可以让企业从3个方面获益:首先,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使生产成本大大降低;其次,空间上的接近使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容易建立稳定的信任关系,加之运输距离短,降低了企业之间交易费用;第三,信息的流通促进知识和技术的扩散,激励创新。因此,产业集群趋向于使产业链的每一环节的附加值得到增加,整个微笑曲线向上移动(如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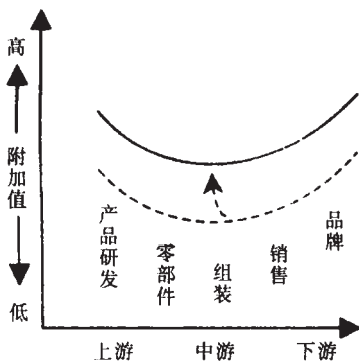


图5 产业微笑曲线的移动

可以通过以下步骤有意识地培养加工贸易产业集群:第一,选择具备产业基础和创新的地区,制定加工贸易产业发展政策,有意识地引导相关产业进入。第二,为产业集

群营造一种产业发展所必需的空间环境,包括提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和通讯设备,促进区域内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科研机构间的长期合作,提供金融支持,建立自由的人才市场、成立地方行业协会等。第三,吸引跨国公司特别是将配套企业一并转移的大型跨国公司进入。第四,增强当地配套生产能力,建立供应链体系,完善科研和物流设施。我国加工贸易发达的浙江、广东都已经形成一批产业集群,比如广东东莞的电子信息产品产业群、浙江绍兴的纺织印染产业群、浙江永康的五金机械产业群等。尽管“两头在外”并且处于整个产业链条中最低端环节,但由于紧紧抓住国际产业链的制造环节不放松,逐步实现了“制造优势 市场优势 技术优势 产业集群优势”的转变。

3 我国加工贸易升级的路径

(1) 制定明确的加工贸易产业政策,严把引资质质量关。我国政府必须制定明确的产业政策,体现加工贸易长远发展战略和目标,只有把加工贸易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才能确保加工贸易健康稳步地发展。既要利用高新技术产业全球加速转移的契机大量引进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大型跨国公司,又要立足于我国国情,坚持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贸易的长期发展,促进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不断升级。因此政府对外资进入必须按产业评估制度严格审查,鼓励国内增值高、产业链长、与一般贸易发展互补、能带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企业进入我国加工贸易领域,对附加值低、产业链短,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没有作用的企业进行限制甚至禁止进入。

(2) 鼓励国内企业技术创新,参与加工贸易全球产业链。完全由外资主导,内资企业参与比例很小的加工贸易结构从产业结构提升和经济安全考虑肯定是不合理的。国有企业应该进一步转换经营机制,积极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在竞争中求发展。民营企业是最有生机的力量,随着加工贸易的发展,一大批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就是很好的验证,因此应该提供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金融服务和鼓励科研开发的政策,为他们创造环境。政府要鼓励国内企业在产业链升级中努力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

(3) 鼓励跨国公司国内采购,延长加工

贸易境内产业链。成为跨国公司的供应商,与之形成链接关系是我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第一步,因此应该想办法提高加工贸易的国内采购比例。政府在创造和加强这种链接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第一个任务是通过提供产品需求信息库缩小跨国公司和供应商之间“信息缺口”;第二个任务是通过帮助供应商提升技术,提供科研合作动力,支持训练项目和提供长期贷款等方式缩小跨国公司和供应商之间“能力缺口”^[10];第三个任务是完善出口退税、转厂加工及其它政策,精简手续,提高效率和服务意识,从行动上鼓励和支持跨国公司当地采购。政府也应该考虑这种链接的形成受东道国经济和政治环境、法律框架、人力资源的质量和可获得性以及基础设施状况的影响。

(4) 引导东部产业西移,实现地区间协调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较大,利用地区导向的产业政策,实现产业在各地区间的转移,不仅有利于地区间协调发展,也有利于加工贸易根据各地资源优势合理布局。东部地区已经具备高新技术加工贸易的发展条件,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在中西部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西部政策环境、基础设施和产业基础随着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已经得到巨大改善,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作好了准备。但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不应简单地重复东部地区的发展模式,而应结合国内外新形势,选择发展前景好、有潜力、辐射性强的产业发展,有条件的地方也可以选择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参考文献:

- [1] 邵祥林,王玉梁,任晓薇.未来国际贸易的主流——加工贸易[M].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1.
- [2] 尹浩华.我国加工贸易可持续发展的路径选择[J].国际贸易问题,2005,(2).
- [3] 马永驰,季琳莉.从“微笑曲线”看“中国制造”背后的陷阱[J].统计与决策,2005,(5下).
- [4] 王子先,杨正位,宋刚.促进落地生根——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J].国际贸易,2004,(2).
- [5] 邱庆芳.加工贸易推动高新技术发展[J].世界机电经贸信息,2004,(3).
- [6] Helena Jonansson and Lars Nilsson.Export Processing Zones as Catalysts. World Development. Vol.25.No.12,2115-2128,1997.

(责任编辑:来扬)